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东北卷
金（一）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成

苏秉琦题

东北卷 金(一)



K87-53
2012/1
17

北京出版社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者

综 述(一)

张志立 孙 海 张春霞

综 述(二)

张志立 孙 海 张敬军

旧石器时代

张志立 杨新平 张 岩

新石器时代(一)

孙 海 蔺新建 清格勒

新石器时代(二)

孙 海 李晓钟 石 箴

青铜时代(一)

孙 海 张志立 申国俭

青铜时代(二)

孙 海 张志立 蔺新建

青铜时代(三)

孙 海 张志立 李晓钟

秦汉至三国(一)

孙 泓 张春霞

秦汉至三国(二)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二)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三)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辽(一)

冯永谦 孙 海

辽(二)

冯永谦 孙 海

辽(三)

孙 海 张国庆

金(一)

黄凤岐 孙 海 李志遥

金(二)

黄凤岐 孙 海 张玉虹

元明清(一)

苏天钧 孙 海

元明清(二)

苏天钧 孙 海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李昌仁 朝 鲁 刘永智 穆鸿利

常务副主编 冯永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于国华 王 雷 王宏刚 王革生 王绵厚 卢明辉 冯永谦

冯季昌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孙秀仁 齐 心 朱国忱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衍 李之勤 李昌仁 李国英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高书全 崔 灿 孟广耀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秦洪祥 蒋秀松 魏国忠 魏福祥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海

编 辑 孙 泓 张志立 张玉虹 张 岩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誉主编 苏秉琦

顾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王建群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侠 王丽萍 王绵厚 马延平 尹学伟 方起东 石 箴 冯永谦

许明纲 孙 泓 孙 海 孙长庆 孙进己 孙秀仁 米文平 曲守成

朱国忱 刘俊勇 刘素侠 刘景文 任晓光 苏天钧 李宇峰 李英魁

李晓钟 李殿福 张 英 张 岩 张 鹏 张志立 张春霞 张柏忠

张泰湘 严长录 何贤武 吴喜才 杨新平 邵清隆 柳 岚 段新澍

姚义田 黄凤岐 盖山林 常春林 清格勒 崔 璇 崔福来 崔德文

塔 拉 蔺新建 魏存诚

总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中国的悠久历史不仅留下了浩繁的典籍，也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和历史文献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史料，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历史文献大都早已整理出版，而考古资料却迄今尚未系统地整理出版过。中国几千年留下的二十五史是世界罕见的史籍，备受世人盛赞，但几千年间编成的二十五史，却还不到一亿字。而仅建国以来数十年间我国考古学者调查、发掘、研究文物古迹积累下来的资料，竟达到数亿字。这是中国考古学者的惊人成就、伟大功绩。但这一伟大成就却也使考古资料的整理出版成为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近年来，出版界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却始终跟不上考古工作的迅猛发展，迄今仍有许多宝贵的考古资料未曾发表出版过，而系统汇集出版则更令人望洋兴叹。

这些众多的考古资料都散在更为浩瀚的各种书籍报刊中。仅三种全国性的专门考古杂志《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已有数百本，数千万字。而近年各省还陆续出版了本省的文物考古刊物，全国就有数十种，每种数十本，也有数千万字。汇集这些已是非常的不易，而更困难的却还是散见在各种报刊的文章，有些报刊除了作者能记得外，别人根本无法想象上面会刊登考古文章。此外，还有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无数论文集，有的全书均是考古论文，有的仅夹入一、二篇考古论文，这些还都是公开出版的。此外还有各市地内部印发的各种考古文物书刊，虽然每个市地仅编印数本，但全国汇齐在一起也有数百本。至于散在文物考古工作者手中，未及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研究论文更是无法统计。

因此，数十年来，论文索引虽编了许多种，却没有一种编全的。十年前张志立编印过一套《中国北方八省考古论著汇编》，收录了一千余万字，当时佟柱臣先生已誉为“是洋洋洒洒大部头的巨制”。但该书所收录的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的考古资料不过八百万字左右，还不及今天的四分之一。

由于搜集汇总考古资料的这些种种困难，就给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带来严重困难。

首先，是每个研究工作者都必须独立去搜集自己所需的考古资料，而面对这样浩繁的文献，是任何个人的财力和精力都无法做到的。因此，往往一方面是挂一漏万，顾此失彼，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已查全了有关自己专题的全部资料；一方面是大量的重复劳动，每个人都要独自查阅一遍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资料，这些重复劳动所耗费的财力、精力，简直是惊人。甚至可以说，如果把这些重复浪费的财力、精力集中起来，几个《中国考古集成》也早已编成出版了。重复劳动不仅体现在查阅资料上，还体现在大量重复的考古调查、考古研究工作上。由于对前人已做过哪些考古工作不够清楚，后人在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时，往往或是重复前人已做过的工作，或是漫无边际、抓不住关键性的空白点，造成了考古工作长期以来的盲目性。同时由于资料汇齐的困难，也就很少有人能在系统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哪一区域的哪一部分考古工作做得较深入，哪一时期刚有所起步，哪些时期还处于空白，需要提出明确目标，有计划地填补空白，深入提高。

由于考古资料的长期没有汇齐，也就带来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即建国近五十年，至今还没有一部中国的考古学发展史。对各个时期各位专家学者的贡献也无法正确评价，也就是因为很少有人能看到全部资料，有些人随便选取了自己所见到的材料作为代表某一观点的主要材料，而往往这些资料并非这一观点的最初提出者或主要代表，这就会以讹传讹，使这一科学观点的认识发展过程，无法为人们正确认识。而有些缺乏科学道德者，更有意篡夺别人成果，将自己继承自别人或重复发现者，说成是自己首创或独创。人类认识是一条无

止境的长河,每位学者都只是在人类认识长河中贡献了一点一滴。当然有多有少,各不相同。而究竟各自贡献了什么,资料汇齐了,就非常清楚,既不必谦虚自贬,也不可能自吹自擂。

考古成果的汇集出版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使已调查发掘的文物不致消失。有些文物古迹当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时是存在的,而且保持了它原有的地理位置和层位关系。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发掘当然是为科学发现作了贡献,但如果经过采集、发掘,把文物搬了家,破坏了原有的层位关系,结果却未写成调查、发掘报告;或写出了未能发表出版;或虽发表却散失了,未曾汇集保存起来,这在客观上就等于破坏了这一遗迹,在科学上的损失是极为严重的,是无法弥补的。因此本书就试图把这些积压多年、尚未发表的重要发掘报告刊登出来。

我们正是基于对编汇《中国考古集成》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这些年来才念念不忘地想完成这一工作。十年前我们曾支持张志立编汇《中国北方八省考古资料汇编》,但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仅出版了一半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而且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搜集得不全,缺漏也不少,印刷质量也较差。但就这样一个简陋的东西,也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国外学者更因该书属内部出版无法购到,而深感遗憾。

因此,1993年我们经过反复考虑,下决心编这套《中国考古集成》。我们深知自己力量的单薄,决心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一卷一卷来,哪怕一年仅出一卷,几年也就完成了。

我们大致按以下方案设计了本书的结构:

首先,按地区分卷,原则上按现有的行政区划,但有些因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不得不稍作调整。如我们因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原想仅把内蒙古东部放入东北卷中,但又考虑把内蒙古分割的不便,便将整个内蒙古都入了东北卷。这便带来了另一缺点,即对内蒙古西部和华北、西北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没法解决。同时,我们又把河南、山东列入了华北卷,福建列入了华南卷,这都是因为它们考古文化的相近而打破了原来的行政区划。这样我们的分卷大体是:东北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华北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西北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华东卷: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华南卷: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海南;西南卷: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另外还有个综述卷,收跨地区的文章。

其次,按时代分册,即综述收入跨时代的文章,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商周、春秋战国)、汉晋、南北朝、隋、唐、辽宋金、元明清。

第三,在每时期各册中再分综述收入跨省的,然后再分省、分地区、分内容加以编排。

我们收录的原则是:凡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考古研究的文章,不管发表在何处的,甚至未发表的也均予以收录,并在未发表的文章标题上加“※”以示区别;历史研究中以引用考古资料为主的也收录,以引用文献资料为主的就不收了;翻译文章不收,考古专著不收。同一遗址不同人写的,虽内容大致相同,但为各取所长也都收入,但同一人写的、内容基本相同者则不收。插图附图均收入,但原稿图实在不清的只好删去。缺图的也就无法补上了。我们力争一次搜集齐,但限于时间和能力,一定还有相当多文章被遗漏,决定以后再出补遗。同时也决心以后每隔五年增补一次新材料。

在文字方面原则上尊重原稿,极个别处稍作修改。

我们衷心希望考古界的前辈和朋友能支持和参加我们这一工作。使得这一工作能早日完成。

孙进己

1995年12月

东北卷前言

苏秉琦先生曾说过：“实现考古、历史、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苏先生这一论断，在东北历史中体现最为突出。我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许多民族不断迁徙、交流、融合的地区，离开了民族的发展、变化，就谈不上东北史。其他地区的历史虽同样具有这一特点，但比较起来，东北史最为突出。同时，东北地区的历史自古以来文献记载就较少，即或有些记载，也是片断零碎、语焉不详。要想单靠这些文献来认识东北的历史，简直难如登天。更谈不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预见未来了。但是，东北地区古代各族却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通过考古发现后，就起着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可以说，东北地区的历史如果没有考古资料，是根本无法正确认识的。因此，东北地区历史的研究史，也正是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结合的历史，是三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利用三个学科的知识来研究东北地区各民族活动、发展的历史。

在东北地区考古工作刚开始的阶段，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个学科结合起来的力量，没有很好地运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东北各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没有很好地运用民族学的理论、民族学的资料来帮助研究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因此对许多考古资料的内涵及所应说明的问题，都未能充分地揭示出来，随着考古研究的逐步深入，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逐渐认清了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结合，是东北地区考古工作求得迅猛发展的唯一道路。逐渐有大量的学者沿着三个学科结合的道路前进，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本卷所收录的许多论著，都充分表明了东北考古工作者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所取得的成绩。如果说最初东北地区不少考古学者还仅着眼于一些器物的分类和演变历史，刚试图探索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那么今天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则已经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各种区系类型的族属，并反过来通过历史上各族的分布迁徙和文化内涵来帮助自己进一步认清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逐渐试图用东北历史上各民族的分布和迁徙来说明考古文化演变的历史，来解释不同地区的考古文化为何相同，同一地区的考古文化为何发生变异；试图用民族共同体的分化、融合来解释同一考古文化以后在不同地区的变异，解释原来不同的考古文化如何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同时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也逐渐着手利用考古资料来说明不同时期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已能用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来解释各种考古文化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特点。可以说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民族学者在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结合的基础上，已经走了一段相当长的路，已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就。东北卷中收录的大量考古研究论文，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由于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本身发展水平不够，三者的结合也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东北地区的考古研究中，还有很多问题未能弄明白。诸如，乌桓文化、室韦文化、奚文化至今还没真正识别出来。有些考古文化的族属至今还没有统一认识。仅西岔沟文化就有匈奴说、乌桓说、夫余说；西团山文化则有肃慎说、秽貊说；夏家店上层文化则有山戎说、东胡说；辽东地区的青铜短剑文化则有东胡说、秽貊说、东夷说。同时对高

句丽、渤海、辽、金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还没有用来进一步认识这些时期的考古文化,还未能具体分辨出这些时期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还习惯于用高句丽文化、渤海文化、辽文化、金文化来统称这些时期许多民族的文化,这显然是极不科学的。此外对于历史上各民族交错杂居、互相影响的史实也缺乏认识,因此未能正确揭示东北各考古文化插花式的分布及某些器物插花式的传播。总的说来,在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的结合上,还有不少工作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应该说这些不足和长期以来各学科研究者未能通览东北地区的全部考古资料是有相当关系的,希望通过《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能够帮助今后宏观研究的发展,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进一步结合。

我们希望因为《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可以促进有些课题能早日上马。一是东北地区考古学发展史,由于东北地区全部考古成果已汇齐在一起,这一工作应该很好做了。二是《东北考古》,应该争取在本世纪末,对全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作一个系统总结,把已有定论的肯定下来,把尚有分歧的展示出来。这部书不应该是许多考古资料的编抄,而应该是许多考古学术观点的论证、总结。三是应该可以用考古资料配合文献史料,来写一部真正的东北民族史。迄今为止研究东北民族史的人很多,但真正像样的一本东北民族史还未完成。四是可以集思广益,由大家集体来创造一部东北通史。过去虽有过不少东北史著作,也用了一些考古资料,但由于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的结合还刚开始,很多考古文化的族属还未确定,有些民族的考古文化还未为人们认识。因此,或是无法应用这些丰富的考古资料,或是用错了考古资料,把不是这族的考古资料用来说明这一民族的历史。这样,显然无法写成一部真正的东北民族史,也就更谈不到写成一部真正的东北通史了。

我们衷心希望《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能为以上课题的研究铺平道路,带来东北地区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进一步结合及飞跃发展。

孙进己

1996年1月

目 录

东北地区金代古城的调查研究*	李健才(1)
东北地区金代城市的类型	林秀贞(6)
金墓概述	秦大树(11)
金代长城	贾洲杰(26)
金临潢路界壕边堡址	李文信(33)
试论金代女真贵族墓葬的类型及演变	刘晓东 杨志军 郝思德 李陈奇(45)
试论东北、河北等地金代墓葬的类型和演变*	陈相伟(53)
试论金代石椁墓	陈相伟(62)
金代土坑石椁墓及相关问题	刘晓东(68)
略论东北地区金代石函葬	庞志国(72)
试论金代壁画墓*	陈相伟(75)
金代丧俗考	张 英(81)
从考古资料看金代农业的迅速发展	刘景文(92)
略述金代畜牧业	张 英(99)
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	杨伯达(104)
从史书和碑刻看金代礼仪制度的改革	陈相伟(111)
金代尺度试探*	高青山(116)
金代经历及其官印	赵振华(123)
女真文官印考略	贾敬颜(126)
金代提控官印考略	马洪路(128)
金代提控官印续考	马洪路(132)
从金代的官印考察金代的尺度	高青山 王晓斌(137)
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	赵光林 张 宁(140)
浅谈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金代货币	郑恩淮(152)
金代铜币	张连峰 阎景全(155)
金代的钱币	辽宁省钱币研究小组(156)
谈金代铸造的正隆元宝钱	王雪农(159)
大定通宝钱背文“中”字的商榷	郑大木(161)
铁质“大定通宝”	刘洪旭(162)
金“大定通宝”钱背文“中”字问题	朱 活(163)
金代“承安宝货”考叙	钱 屿(164)
金代承安宝货铜质小平钱初探	陈 立(167)
浅谈金代的窖藏铜钱及货币制度	王禹浪(168)

介绍三面金代铜镜·····	张宇(172)
画隆元宝应是正隆元宝及其谜·····	孙云山(173)
试析金代窖藏通货·····	张仁彦(174)
金代铜镜的初步研究*·····	王禹浪 李臣奇(176)
金代自铭重量铜镜研究*·····	刘俊勇(182)
金代铜镜纹饰·····	吴顺平(184)
金代兵器初步研究*·····	刘丽萍(187)
冶铁业的发展与金代城堡的繁荣*·····	胡绍增(191)
从出土文物看金代女真族的乐器·····	庞志国(194)
城坡、城湾古城堡调查·····	郑隆(197)
岭北长城考·····	米文平 冯永谦(199)
岭东金代长城调查·····	赵玉明(212)
呼伦贝尔古边墙再探·····	吴铁英(217)
金代呼伦贝尔诸部及界壕*·····	米文平(219)
近年呼伦贝尔发现的历代官印·····	白劲松(225)
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	哲里木盟博物馆(229)
吐列毛杜古城调查试掘报告——兼论金代东北路界壕·····	张柏忠(241)
内蒙科右前旗发现六处古代墨书题记·····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48)
科尔沁右翼中旗出土金元银铤·····	科右中旗文化局(254)
赤峰地区金代边堡界壕考察·····	项春松(255)
林西县出土两件金元瓷器·····	白明泽(257)
关于《红军起义军万户之印》质疑·····	马洪路(258)
三道营子窖藏古铜钱·····	吴宗信(260)
内蒙古敖汉旗英凤沟金代墓地·····	邵国田(262)
红军起义军“万户之印”考——兼述红军起义的有关问题·····	邵国田(265)
内蒙古库伦旗后柜金元时期墓葬·····	于宝东(271)
巴林左旗金代临潢路边堡界壕踏查记·····	项春松(275)
巴林左旗林东镇金墓·····	李逸友(282)
巴林左旗出土金代银铤浅释——兼论金代银铤形制·····	李逸友(284)
巴林左旗白音戈洛金墓·····	汪宇平(287)
巴林右旗金代窖藏钱币·····	巴林右旗博物馆(288)
巴林右旗老房身金代窖藏文物·····	苗润华(292)
克什克腾旗金代界壕边堡调查·····	克什克腾旗博物馆(297)
镶黄旗哈沙图古墓出土的丝织品·····	夏荷秀 赵丰(302)
达茂旗明水金、元墓地·····	郭治中 齐晓光(304)
察右后旗石门口乡金元遗址·····	崔利民(304)
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地出土的丝织品·····	夏荷秀 赵丰(305)
四子王旗红格尔地区金代遗址和墓葬·····	田广金(311)
集宁市白海乡金代遗址·····	张郁(319)
大青山里的金代遗址·····	张郁(320)
内蒙古武川县乌兰窑子金墓清理简报·····	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321)
呼和浩特北郊大青山哈拉沁沟发现金代文物·····	郑隆(324)
呼和浩特市哈拉沁沟的金代文物·····	郑隆(325)
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	李逸友(326)

呼和浩特市老赞窑子遗址·····	张 郁(334)
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	李逸友(335)
托克托县出土一方金代官印·····	丁 勇(340)
内蒙古兴和县发现窖藏铜币·····	崔利明(341)
内蒙古和林县发现一座金墓·····	崔利明(342)
和林格尔县头八号村出土窖藏瓷器·····	和林格尔县文物普查组(343)
和林格尔县前瓦窑沟金元遗址·····	李兴盛 郭洽中(345)
伊金霍洛旗发现金代铜镜·····	史庆玲(345)
准格尔旗大沙塔壁画墓及附近的古城·····	郑 隆(346)
关于“天会议和”兼谈包头地区发现的金界壕·····	郭建中 姚桂轩(351)
金代“富民县官”铜镜·····	金 申(353)
达拉特旗金代窖藏钱币·····	高 毅 史庆玲(354)
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	辽宁省博物馆(366)
朝阳重型机器厂金墓·····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369)
辽宁朝阳县出土一方金代纛军铜印·····	李宇峰(372)
跋天赐年号款印* ·····	田立坤(373)
朝阳市区金墓·····	辛 岩 曲 枫(374)
历史悠久的金代石拱桥·····	辽宁省公路交通史编委会公路篇编写组(375)
辽宁凌源天盛号金代石拱桥·····	韩宝兴(378)
喀左顾杖子村出土金大定二十五年墓幢·····	傅宗德(383)
喀左精严禅寺塔·····	都本伟(385)
辽宁建平发现四方金代官印·····	李殿福 李宇峰(386)
阜新南瓦金代墓葬·····	赵振生(388)
辽宁阜新县发现一方金代纛军铜印·····	李宇峰(389)
塔营子古城“吕洞宾造像碑”为金代文物考·····	陈志健(391)
辽宁阜新发现二方金代官印·····	赵振生(392)
阜新县汪四村发现金代窖藏铜钱·····	梁 枫(393)
彰武县郭家屯出土金代法器·····	孙 杰(395)
辽宁彰武发现金代佑先院碑(提要)* ·····	李品清(397)
辽宁义县出土的一批瓷器·····	李红军 马云洪(399)
义县大榆堡金代窖藏铜钱清理简报·····	刘少玉 吴 鹏(402)
义县六台出土一批金代窖藏铜钱·····	孙思贤(404)
锦县收藏两方金代官印·····	苗作为(409)
金代行政建置——义州、锦州、广宁府等县城址考·····	刘 谦(410)
辽宁绥中县城后村金元遗址·····	王增新(413)
铁岭县前下塔子金墓·····	铁岭市博物馆 铁岭县文物管理所(415)
开原市清河闸出土狮纹藏币考·····	竹 泉(418)
金信武将军刘元德基志补正·····	马洪路(419)
金代信武将军刘元德基志补说·····	胡顺利(423)
辽宁铁岭地区发现两方金代铜印·····	马洪路(424)
金刘元德基志考——兼考五代刘仁恭一族世系·····	冯永谦(425)
辽宁康平县出土铜钱·····	张少青(431)
浅析辽宁康平边台子村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	张少青(433)
辽宁昌图古遗址和古城址调查记·····	段一平 孟庆忠(436)

辽东路转司三斤六两半刻款铜镜·····	阎万章(438)
金吴舜辟墓志·····	李宇峰(440)
关于金代吴舜辟墓志考释的一点意见·····	胡顺利(442)
“承安宝货”壹两银铤在沈阳发现·····	郑怀玉(443)
试论金代“承安宝货”·····	王秀山(444)
沈阳大东区小北金墓清理简报·····	李晓忠 林茂雨 刘长江(447)
法库刘邦屯出土金代窖藏文物·····	庄艳杰(450)
辽宁法库县发现金代铜镜·····	许志国(452)
辽宁新民县前当铺金元遗址·····	王增新(453)
辽阳市发现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	邹宝库(455)
《辽阳市发现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补证·····	张博泉(458)
盖县路西金墓清理简报·····	崔德文(460)
金代农村经济生活的重要考古发现*——谈鞍山陶官屯金代农家遗址·····	冯永谦(462)
台安县平安村金元遗址调查·····	富品莹 陈心明(465)
浅谈岫岩发现一批金代窖藏瓷器·····	杨永芳(468)
岫岩发现一方金代万户铜印·····	杨永芳 刘兆田 田甲辰(469)
试谈岫岩出土一批金代窖藏铜钱*·····	杨永芳 刘兆田 田甲辰(470)
旅大市发现金元时期文物·····	许明纲(477)
浅议大连地区发现的金代文物·····	许明纲(481)
大连谭家屯金代窖藏·····	(484)
辽宁大连出土官府验记铜镜·····	许明纲(486)
大连市出土金代铜官印·····	许明纲(488)
大连地区金代铜钱窖藏研究——兼论金代的货币经济·····	吴青云(490)
金州大石棚金代窖藏货币·····	冀 钺 王嗣州(495)
金州寺儿沟潮阳寺调查记·····	言 午(501)
金州城内民主广场金元遗址首次清理简报·····	闻管半 晋 伯(502)
大连市金州区金元遗址·····	王 玢(505)
新金县小王屯金代古井·····	刘俊勇 王绍国(505)
大连市新金县发现金代摩崖造像·····	许明纲(506)
庄河县山城寨金代窖藏货币·····	刘俊勇 王嗣洲(507)
本溪地区金代铜钱窖藏与金代货币经济的关系*·····	陈德辉(512)
本溪地区发现金代官印·····	管兆信(517)
本溪市博物馆馆藏两枚金代铜印试考*·····	管兆信(519)
本溪地区发现三枚金代官印·····	陈德辉(521)
本溪地区发现古代官印及金代刻铭铜镜·····	梁志龙(522)
本溪出土的铜镜·····	苗丽英(525)
本溪发现四处金代窖藏*·····	梁志龙(528)
丹东地区出土的金代遗物与女真族社会研究*·····	崔玉宽 张庆贺(531)
丹东地区发现金末耶律留哥大辽政权铜印·····	许玉林(536)
辽宁凤城县发现金代刻铭铜镜·····	许玉林 崔玉宽(537)
凤城县出土两方金元铜官印·····	崔玉宽 孙 力(538)
试谈凤城出土的金代铜镜·····	崔玉宽(539)
辽宁凤城发现一方金代铜印·····	王德柱(540)
从东沟岫岩发现古地垅谈河流变迁、沉积及金代大宁镇地理位置*·····	崔双来(541)

东北地区金代古城的调查研究※

李健才

在东北的历代古城中,数量最多的是辽、金古城,东北各地几乎每一个市县都有几座或十几座辽、金古城。因为金代州县城镇除自建者外,多沿用辽代故城,而且辽、金古城的形制和砖瓦建筑材料也大致相同,所以把沿用的这部分州县城址称为辽、金城。新中国成立后,对辽、金古城的调查、发掘以及研究,都较前有了重大发展,为研究辽金历史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

现将东北地区金代古城的形制特点、出土文物,以及调查研究等情况分述如下。

一、金代古城的形制特点

金初“无城郭,星散而居”,金灭辽后,始建宫室州县城寨。金代州县城多沿用辽代故城。所以辽、金古城内杂有辽、金遗物,但古城地表的遗物则多属金代。辽、金城的形制特点是:一般都有角楼、马面、瓮城,和宋代的城址形制特点基本相同。瓮城有半圆形和方形两种,瓮城开门或左、或右,均不与城门相对。马面间的距离一般均为80米左右,也有50—100米的,较重要的城地有一至三道不等的护城河,有的在城外的东北或东南,在城北或城南,还建有一座土台子,有砖筑和土筑两种,可能是了望台,当地群众称之为点将台。

辽、金古城一般都有马面,但也有少数例外没有马面。如辽上京临潢府北城(皇城)有马面,而南城(汉城)则没有马面。又如黑龙江省绥滨县中兴乡东34里的中兴金代古城(周长3里)和肇源县三站南8里的望海屯古城(周长4里),只有角楼、瓮城,而无马面。

辽、金城一般多为方形城,但个别的也有长方形

或椭圆形城。如吉林省怀德县秦家屯古城就是东西宽670米,南北长1000米的长方形城。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乡的金代古城(蒲与路治所在地)就是周长6里的椭圆形城。

辽、金城有的由南城和北城,东城和西城,以及内城和外城(回字形城)组成的三种形制。如辽上京临潢府(今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古城)和金上京会宁府(今阿城白城),以及今内蒙古哲里木盟突泉县的双城子,皆由南城和北城组成。如赤峰市西50里阴凉河北岸的城子林古城(属赤峰市郊区城子乡)则由东、西两城组成,中间以城墙相隔,大小相等,南、北墙各长1000米,东、西墙各长500米,周长3000米,为辽代松山州、金代松山县、元代松州城故址^①。又如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的白塔子城,即辽代庆州,金代沿用的庆州城址,是一座有内城的外城的回字形城。又如:内蒙古昭乌达盟的宁城县大明城,即辽代的中京城址,外城周长30华里,内城周长14华里。金代沿用又加以改筑为北京城。元代沿用为大宁路治。明初为大宁都指挥使司,后改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年筑大宁卫城,永禾初废弃。

辽、金城一般多为平原城,但个别的也有山城,吉林省珲春县东北180里的小六道沟山城,又名沙河子城或红溪河、太平川山城,周长3里。城内出土过大定十八年三月,礼部造的“莱木河谋克印”和辽、金勾滴。珲春东北50里的哈达门乡干沟子山城,周长6里。

辽、金城和历代古城一样,一般均建置在河流沿岸和交通要道附近。

辽、金州县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辽、金的京城较大,如辽中京周长30里,金上京周长22里。一般府和属于节镇和州城,其城址的周长除个别外,一般均在8到10里之间,如辽代的黄龙府,即金代的济州,后改隆州、隆安府,今农安即隆安的音转。其周

长为9里。辽代的长春州(节镇)、即金代的新泰州,即今吉林省前郭县八郎乡他虎城,周长1里。金代肇州,初为防御,后升节镇,今黑龙江省肇东八里城即其故址,周长8里。属于辽代头下军州的节镇和一般州的节镇不同,其规模则比较小。如辽代懿州为头下军州的节镇,即今辽宁省阜新县北的塔营子古城,周长仅为4里。成州为辽代头下军州的节镇,即今阜新西北50里的红帽子村古城,周长仅为3里。

辽代的观察州和金代的防御州,是仅次于节镇的州城,其周长一般为4—6里。如辽代宁江州为观察州,今吉林省扶余县伯都讷古城,周长6里。辽代益州为观察州,今农安城北80里的小城子,周长4里半。辽、金时代的刺史州或县城,周长一般均在2—4里之间。辽、金古城的规模大小,是区别和推定京、府、州、县城址的根据之一。如有的把金代的节镇肇州推定在今黑龙江省肇州县茂兴站南的吐什吐。据1985年5月的实地考古调查得知,肇原县境内虽有许多周长二、三里的小型辽、金城,但吐什吐屯(今肇原县超等维新屯)并没有古城址,仅有东西长约3里,南北宽约1里的辽、金遗址。地表上散布的遗物较少,仅有少量的灰色细泥陶瓦、布纹瓦、仿定瓷瓦、白釉黑花瓷瓦等。把“肇基王绩于此”的节镇肇州城推定没有较大辽、金古城和辽、金遗物较少的吐什吐,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推定辽、金古城为某一州县的时候,既要考虑辽、金古城的规模大小是否相当,还要考虑辽、金州县升降的变化情况。有的辽、金州县城的现存辽、金古城的实际规模并不相符。如辽代的信州是节镇,今吉林省怀德县秦家屯古城(周长7里),金灭辽后,沿用此城,又如韩州,辽、金皆为刺史州,辽和金初的韩州在今辽宁省昌图县的八面城,周长5里。金代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迁到旧九百奚营(简称奚营)旧城,即今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城,周长8里,这是原来奚营的规模,故金代后期的韩州虽为刺史州,但规模较大。又如辽代的宾州,初为刺史州,后升为节镇,其州城遗址即今农安北靠山乡广元店古城,在伊通河和松花江汇流处的南岸,周长4里,正是刺史州的规模,辽代宾州并没有因为后来升为节镇而扩建,故其规模仍为较小的刺史州规模。

辽、金州城较渤海州城大,而且出土文物也较多。渤海除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古城)周长32里外,其它如渤海的东京(琿春八连城)、中京(和龙西古城)、长岭府(桦甸苏密城)其周长皆为5里左右,相当于辽、金一般州城的规模。辽、金古城内出土的文物,以及地表上散布的遗物,较渤海城

丰富。辽、金古城内出土有大量的铁制生产工具、宋代瓷器和宋代铜钱等,地表上散布着大量的铁炼渣、瓷片、瓦片等。但在渤海古城内的遗物则比较贫乏,仅见有红色和灰色的细泥陶片,而且瓦片也比较少。辽、金古城除个别外,一般均有角楼、马面、瓮城,而渤海古城则仅有角楼瓮城,而无马面。辽、金城瓦当和宋代基本相同,多为兽面纹,而渤海的瓦当则和唐代基本相同,多为莲瓣纹。从辽、金古城和渤海古城的分布情况,以及出土文物来看,辽、金时代,特别是金代的经济文化确较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二、金代古城内的出土文物

东北地区的古城以辽、金古城为最多,而辽、金古城内和地表上出土的散布的文物则以金代最为丰富。据已发表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东北地区的金代古城、遗址、窖藏是相当多的,出土文物也比较丰富,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这是金代社会经济较前有了重大发展的物证,也是金代各族人民在开发东北,发展东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物证。

今仅将金代古城内出土的铁制生产工具、铜器、瓷器、铜钱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通使用

在金代古城中出土的文物,以肇东八里城为最丰富^②,铁制生产工具有铁铤、镰刀、垛叉、铁斧、铁锄、鱼形铡刀、铁锹、铁镢等。生活用具有六耳铁锅、铁熨头、铁锁、铁剪刀等。其中除铁铤、铁铡刀、铁锹、六耳铁锅等具有金代文物特点外,其他则和宋、元基本相似,难以区分。在金代古城、遗址、窖藏中出土的大量的铁制生产工具,说明金代冶铁业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1961年在黑龙江省阿城县五道岭一带发现了金代冶铁遗址,在这里发现矿洞10余处,冶铁遗址50余处^③。此外,在吉林省洮安县城东20里的城四家子古城,前郭县他虎城等辽、金两代古城内的地表上都有大量的铁渣,说明在金代州城内也有炼铁炉的设置。1954年,对鞍山陶官屯金代农家遗址的清理发掘^④,1975年,吉林市效江南乡荣光大队发现金代窖藏,都出土了大量的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⑤。由于金代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器的普遍使用,金代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二)东北金代古城内出土的中原各地的铜镜

由于金代对铜的使用控制较严,所以金代铜镜统一由官府铸造,并且铜镜的边缘多刻有铸造的地

点或官府署名,以证明此镜是官造而不是私造。就是前代铸造的铜镜,也经过官衙的检查,在铜镜的边缘上刻以签押才能使用。金代铜镜特点是在铜镜的边缘上阴刻有某地某官签押字样。如1958年,在吉林省农安县榛柴岗乡拉拉屯西的金代遗址出土一面边刻“济州录事完颜”字的海马葡萄铜镜。在吉林省洮安县城四家子古城出土一面边刻“泰州主……”(主以下残)“泰州主簿记”的铜镜三面^⑥。1967年,在黑龙江省东宁,1981年,在巴彦县松花江畔南江猪禽场先后出土两面边刻“肇州司侯司”的铜镜^⑦。1982年,在农安县万金塔乡邵家生产队征集到一面边刻“济州县令贾”(贾字下有押记)的八瓣菱花铜镜^⑧。

在东北金代古城中还出土一些中原各地铸造的铜镜。如吉林省农安县榛柴岗乡东好来宝屯出土一面葵花形铜镜,中铸“湖州仪凤桥真正石家一色青铜镜”十四个字。在农安县好来宝乡上台子屯古城出土一面边刻“两京巡院官”几个字(官字后为押记)。在吉林省临江镇出土一面葵花形神仙楼阁铜镜,边刻“平州录事司”。吉林省辽原市梨树乡城仁大队征集到一面辽代铸造、金代沿用的铜镜。背面钮右侧铸有反书汉字“天庆十年五月记”左侧铸有“高还”二字。镜钮左上角宽边上刻有“朔州马邑县验记官”字样^⑨。1983年笔者在吉林省榆树县大坡金代古城内征集到一面奏乐人物铜镜,边刻“天城县官”(官字后有押记)字样。齐齐哈尔市文物管理站征集到一面边刻“朝城官”(官字后有押记)的葵花盘龙镜^⑩。朝城县清属山东曹州府。由此可知,金代使用的铜镜,除本地制造者外,还有从南宋和中原地区的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当时南宋境内)、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朔州马邑县(今山西省朔县)、天城县(今山西省大同市境内)、朝城(今山东西部)、地输入的铜镜。这些从中原和南宋地区输入的铜镜,是宋、金之间,女真与中原汉族人民之间,进行频繁经济文化交流的物证。

上述边刻官衙、官员名称的铜镜,是识别金代铜镜的可靠根据。镜的边缘刻的“巡院官是诸说掌管司法、警察事务的官员。”“录事”是诸府、节镇掌管司法、警察事务的官衙。“司侯司”是防御、刺史州掌管司法、警察事务有官衙。主簿是县令是州、县掌管司法、警察事务的官员。金代铜镜经过上述官衙官员的检查后方可行用。

金代铜镜从形制上看,有圆形、葵花形、菱花形、带柄铜镜。从花纹看,有双鱼、双凤、双龙、牡丹和人物故事等。也有一些仿古纹饰的铜镜,如神兽镜、葡萄镜、飞鸟瑞云镜等。金代铜镜也有素面的,但多数

都带有各种花纹,而最流行的是双鱼纹铜镜。金代铜镜仿唐、宋形制,但比较古朴,不象唐、宋铜镜那样精致。

(三)金代瓷器

女真建国前后,饮食用具一般使用陶器或木制容器,而宫廷女真贵族有的以金银玉器作为容器^⑪,使用瓷器的则很少。女真进入辽、宋地区以后,制造和使用瓷器才逐渐多起来。

在东北金代城址、遗址、窖藏、墓葬中,都出土过许多瓷器。在辽、金古城内的地表上都散布着大量的瓷片。这些瓷器、瓷片,除当地土窑烧制者外,还有大量的中原五大名窑和南宋境内龙泉窑(浙江龙泉)、江西景德镇窑、建窑(福建省建阳)的瓷器、瓷片。

东北地区辽、金时代的土窑,以辽宁省抚顺大官屯和辽阳江官屯的土窑为代表。金代土窑一般都是在辽代土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土窑的产品,从釉色来看,“有黑釉、白釉、酱色釉、茶绿色釉等。釉面普遍污浊不清,器足及周围多不施釉”^⑫。胎质粗厚,多数为单色釉素面。瓶、壶、罐等产品,往往附有双系、三系、或四系耳。

中原五大名窑产品,以定窑(白瓷)、磁州窑(白釉黑花瓷)的瓷器为最多。此外,还有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等窑的瓷器、瓷片。

吉林省怀德县秦家屯古城(辽、金时代的信州)出土的碗、盘、碟等定窑瓷器和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的音昌金代窖藏出土的定瓷如碗、盘、盖钵等,以及黑龙江省绥滨县中兴金墓,奥里米金墓出土的定瓷最为典型,而尤以音昌窖藏中的“紫定”印花碗最为珍贵^⑬。

(四)金代古城出土的铜钱

女真内地建国初,“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⑭。女真进入辽、宋地区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贸易才逐渐发展起来。金代主要使用宋代铜钱,也有少量的辽、金铜钱同时并用。在东北金代古城和窖藏中出土的铜钱以宋代为最多。在东北大大小小的辽、金古城中都有宋代的铜钱的出土,在有的辽、金古城,至今还能捡到宋代铜钱。在东北金代遗址、窖藏中出土的铜钱多则有万斤、几千斤,少则有几百斤、几十斤。在吉林省长岭县城郭三队金代遗址上发现一处金代窖藏铜钱盛在大型陶瓮里,共2万4千枚,自汉五铢、新莽货泉,到唐宋辽金各代都有,共34种,其中以北宋铜钱为最多^⑮。1983年在哈尔滨市平房区东方红新胜大队第二生产队高家窝堡挖出一个大陶罐,内有铜钱六百多斤。1972年,在辽宁省新民县红花岗子出土一缸铜钱,共13万5千

多枚。其他如抚顺、新宾、庄河、义县等地都有一百到七百斤的铜钱出土^⑨，其中以宋钱为最多。其他东北金代古城，窖藏出土的铜钱非常多，不一一列举。东北金代古城、窖藏中出土的大量的宋代铜钱，说明宋、金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女真和中原汉族人民之间有频繁的经济往来。

三、金代州县城址的调查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对东北地区的古城，尤其对辽、金古城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为研究辽、金历史地理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近年来，发表了许多有关辽、金古城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搞清了一些金代州县城的地理位置，解决了多年来有争论的问题，纠正了过去一些错误论断，为研究中国东北边疆史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小型辽、金城址，因缺乏文献记载还难以搞清。有些有争论的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调查和研究。现将考古与历史学界已经认定的金代州县城的位置列表如下：以供研究东北地方史的参考。

东北金代州县城址表

()内者为辽代州县名

金代府州县名	
上京会宁府	
宜春县	
肇州	
(出河店)	
蒲与路	黑龙江省克东县西北15里的金城古城
合懒路	朝鲜咸镜南道咸兴
恤品路	俄罗斯境内的乌苏里斯克(双城子)
(率宾路)	
胡里改路	黑龙江省依兰县牡丹江右岸的土城子
奥里米城	黑龙江省绥滨县敖来密城
隆安府	吉林省农安县城内的古城
(黄龙府)	
利济县	吉林省农安县城内的古城
信州	吉林省怀德县秦家屯古城
(信州)	
咸平府	辽宁省开原县老城址
(咸州)	
平郭县	同上
(咸平)	
铜山县	辽宁省开原县南中固镇
(同州)	
新兴县	辽宁省铁岭县城西南15里的新兴堡古城
庆云县	辽宁省康平县东南50里的新兴堡古城
(棋州)	
清安县	辽宁省昌图县马仲河古城
(肃州)	

金代府州县名	
荣安县	辽宁省康平县北90里的四家子乡古城
(荣州)	
归仁县	辽宁省开原老城镇北80里的四面城
(安州)	
韩州	金初在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天德二年以后迁到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城
临淥县	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城
柳河县	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
(韩州)	
临潢府	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扑东镇古城
(辽上京)	
庆州	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白塔子
(庆州)	
兴州	河北省隆化县北郊土城子
(北安州)	
兴化县	同上
神山县	河北省平泉县南25里(金、元惠州、明代会州)
宜兴县	河北省滦平县西北75里的小城子
(白檀镇)	
泰州	吉林省前郭县八郎乡北上台子他虎城
(长春州)	
长春县	同上
金安县	吉林省洮安县东20里的城四家子古城
(泰州)	
金山县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浩特)东
(辽末改静州)	北25里前公主岭古城
东京辽阳府	辽宁省辽阳市
(东京)	
辽阳县	同上
鹤野县	辽宁省鞍山驿古城
宜丰县	辽宁省辽阳西南太子河左岸的唐马
(衍州)	寨古城
石城县	辽宁省辽阳城东50里的燕州城
潞州	辽宁省海城县治
析木县	辽宁省海城县东南40里的析木城古城
临溟县	辽宁省海城县治
沈州	沈阳市老城区
乐郊县	沈阳城东北东陵区八家子 有古城址(今已不存)
彰义县	辽宁省沈阳市西南60里彰义站北之大高花堡古城
辽滨县	辽宁省新民县东北58里的辽滨塔古城
垵楼县	辽宁省沈阳北60里懿路古城
(常安县)	
双城县	沈阳市南70里的石佛寺古城
(双州)	
贵德州	辽宁省抚顺市高尔山下的古城
奉集县	沈阳城东南45里的奉集堡
盖州	辽宁省盖县
(巨州)	
汤池县	辽宁省盖县东北70里
(铁州)	
建安县	辽宁省盖县城
岫岩县	辽宁省岫岩县城旧土城
熊岳县	辽宁省盖县西南60里的熊岳城
复州	辽宁省复县西北复州城
永康县	同上

金代府州县名	
化 成 县 (苏 州)	辽宁省金城县城外的土城
来 远 州	辽宁省丹东市九连城东鸭绿江中默定岛上
婆 速 府 路	辽宁省丹东市东北 25 里九连城西北
曷 苏 馆 路	辽宁省熊岳城西南 70 里
北 京 路 (辽 中 京)	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大明城
松 山 县 (松 山 州)	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市西 50 里郊区城子乡城子屯
利 州	辽宁省喀左县东大土城子
义 州 (宣 州)	辽宁省义县县城
弘 政 县	辽宁省义县东北 28 里白永宁铺城
开 义 县	辽宁省义县七里河乡开州村开州古城
同 昌 县 (成 州)	辽宁省阜新县西北 50 里的红帽子村古城
锦 州	辽宁省锦州市
永 乐 县	辽宁省锦州市西关明代广宁中屯卫城
安 昌 县	辽宁省锦西县池塘乡安昌砬村, 南临女儿河
神 水 县	辽宁省锦西 45 里的台集屯荒地村, 南距女儿河 4 里
瑞 州 (来 州)	辽宁省绥中县前卫 (广宁前屯卫) 村古城
瑞 安 县 (来 滨 县)	同上
海 阳 县	辽宁省山海关西之海阳镇
润 州 (润 州)	辽宁省兴城县城西 35 里东关驿
广 宁 府 (显 州)	辽宁省北镇县城
广 宁 县 (显 州)	同上
望 平 县 (梁 渔 务)	辽宁省黑山县东之姜家屯古城
闾 阳 县 (乾 州)	辽宁省北镇县西南 5 里的北镇庙前古城, 大定 29 年迁到今北镇县西南 60 里闾阳驿年的古城子
懿 州	辽宁省阜新县东北 108 里塔营子古城
顺 安 县	同上
灵 山 县	辽宁省彰武县苇子沟乡土城子
兴 中 府 (霸 州)	辽宁省朝阳县城
兴 中 县	同上
兴 城 县 (严 州)	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峪乡
宜 民 县 (白 川 州)	辽宁省北票县城东北 80 里的黑城子古城
建 州	辽宁省朝阳市西 80 里在凌河北岸的黄花滩古城
全 州	西拉木伦河与察罕木伦河汇流处附近
抚 州 (燕 子 城)	河北省张北县炮台营子
恒 州	旧桓州在今内蒙古 林郭勒盟正兰旗黑城子 新桓州 在今正兰旗北与旗政府隔闪电河相望 今名四郎城

四、辽、金州县城的废弃

金灭辽后,辽代州县城镇一部分被废弃,大部分被沿用。到金末,在蒙古进军东北时,金代州县城镇多数被摧毁,成为废墟。辽、金两代发展起来的州县城镇至此衰落下去。正如《元一统志》所云,东北古城“城皆渤海,辽、金所建,元废,城址犹无”^⑩。

蒙古入主中原后,渐学定居,始建宫室。元在东北新建的镇较少,重要州县城镇驿站多沿用金代,但后来元在交通驿站方面却有较大的发展。

注:

- ① 《大元一统志辑本》开元诸古城(辽海丛书本)。
- ② 项春松:《辽代松山州故城考略》,《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 ③ 王修治:《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2期。
- ④ 王永祥:《阿城五道岭地区古代冶铁遗址和初步研究》,黑龙江省博物馆编:《黑龙江省博物馆资料汇编》82—85页;《考古》1965年3期。
- ⑤ 《东北文物工作队1954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辽宁史迹资料》85—86页;《谈鞍山陶官屯金代农遗址》,《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动态》1984年3、4期合刊
- ⑥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郊发现的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2年1期。
- ⑦ 《洮安县文物志》71—72页。
- ⑧ 柳成栋:《肇州司侯司铜镜》,《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4期。
- ⑨ 刘红宇:《吉林农安出土金代济州县令贾铜镜》,《文物》1982年11期。
- ⑩ 《吉林文物》1983年8月30日三版。
- ⑪ 王禹浪、傅维光:《齐齐哈尔征集到一面葵式九曲盘龙镜》,《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5年1期。
- ⑫⑬ 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 ⑭ 赵光林、张宇:《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考古》。
- ⑮ 刘燕平:《窖藏紫定印花碗》,《文物》1985年8期。
- ⑯ 李嵩岩:《吉林省长岭县出土窖藏铜钱》,《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5年1期。
- ⑰ 刘肃勇:《辽宁出土金代窖藏铜钱浅议》,《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3期。